

說概論物唯的史

譯泉馥汪

說概論物唯的史

譯泉馥汪

1930, 3, 初版

1, ——— 1500

版權所有

每部實價大洋四角

目次

第一章	什麼是歷史？——有產者的（精神的）史觀……………一
第二章	物質的慾望與「經濟狀態」——這及於歷史的事件的外表上的影響——對於這見解的否認……………二三
第三章	我們在歷史上可「說明」什麼？——就原因和結果……………四一
第四章	社會的變革底概念……………五九
第五章	史的唯物論如何地說明社會的變革……………七五
第六章	經濟和思想底關係……………九一

第七章

結論——馬克思自己底關於史的唯物論的敘述……一〇三

譯後附記

……一一一

第一章 什麼是歷史？ 有產者的（精神

的）史觀

大概凡是有思慮的勞動者，已經常常聽到『史的唯物論』（“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這句話；而且不論誰，關於這句話，都應想過什麼的。但他們想過點什麼？——史的唯物論這句話，因為由同是兩個外來語成立的，所以要理解這句話，在一般是困難的事。但表示這相同的概念，還有別的一句話，便是『唯物史觀』（“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說到唯物史觀，這里，因為至少含有一個德語，只此便容

易理解。我們明白：所謂史的唯物論，是一種的史觀；只要說明「唯物」這話，便可以了。這，不消說，是由於諸位所知道的叫做「物質」(Materie)的，和「材料」(Stoff)同意義的話產生的。但一種的史觀，和物質有怎樣的關係？這和材料，保持着怎樣的關係？

爲要知道這個，我們來更進一步，一思考「史觀」這話。所謂史觀，是怎樣的東西？——當然，是關於歷史的一種的見解。這所謂見解，是怎樣的東西，這是大家知道的；——所謂歷史是怎樣的東西，這大家知道嗎？——無論誰，當然的，在事實上，大家在學校中學過了這個的！當然，這是如何地多的，有時實是清新有味的授業鐘點，是由歷史充塞了的。

我們試一回想，在這些歷史的鐘點中，學了些什麼。當幼小的小孩

時代，開始知道歷史這東西的時候，這是關於那喚起特殊愛好的感情的戰爭和閨聲的故事，是關於神、半神及人底大事件的東西。後來，故事底領域被捨棄了，這才開始了真的歷史；又是一個長長的時期，只是戰爭、出師、戰鬥及武功這些事情。這其間，有了所謂『政治史』，一年經一年，漸漸占了重要的位置。但直到如今的歷史底授業，是由勇士、將帥、將軍、諸侯、國王等底大功績底故事成立的；所以大家在政治史上，也知道了偉大的政治家、宰相、大臣及外交官等底功績。總之，歷史底全授業，是對於幼稚的感情，注入那對於有如此的大功績的歷史上的人物，的嘆賞。偉人底歎賞，正是這歷史授業底目的、底目標。

無產者底小孩們，學習這以上的事，幾乎沒有。即幸而再能受業，——能學習所謂『文化史』的，他們實在也只是知道：怎麼怎麼的藝術

家，製作怎樣的彫像、建築、繪畫、戲曲及樂器；怎麼怎麼的學者，寫了怎樣的著作，成就了怎樣的研究。

所以，歷史底全授業，徹頭徹尾，不問男女，被限制於偉人底人格上。而且在這一點上，明明白白地反映着支配的有產者的史觀。就是這，第一，這見解，以什麼看作歷史底內容；第二，依據他們底思想，由於什麼惹起，並決定歷史底進行，從這二點上，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依據這史觀，歷史底內容，由於人類生活上所惹起的種種的事件而成立。

例如十九世紀德意志歷史底內容，是下面那麼的。先在和法蘭西的戰爭中，普魯士崩壞；其次，在普魯士國家底內部，發生了改革，成了拿破崙戰爭；此後數十年間，在諸侯間底鬥爭外，起來了自由主義的運動，成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成了普魯士反動時代；後來，發生了六十年戰爭，一

八七〇年底普法戰爭；終於，經歷我們所知道的種種的政治上的事件，看到了民法法典底編纂。

簡括地講，它底內容，是通過的種種的事件底系列。不只戰爭上的

事件，例如德意志帝國底憲法編纂，和平上的事件也是如此；或者——如其我們以世界史全體底更廣大的範圍來看，——如蘇彝士運河底建設，又這以前的數百年間的亞美利加底發見、印刷術底發明等，也是如此。一切這些東西，都是歷史上的事件。一切這些東西，都屬於歷史；它底全體，造成『世界史』。因此，想學歷史的人，不可不知道這些事件。

事實上，如上所述，從通常的歷史底授業，我們能在那里看到在怎樣的原因上，歸結歷史底進行。一切這些事件，是人類所行的行為，又不外於常常是各個的人所行的行為。在藝術家、學者及政治家底工作上，

這最爲明顯。當然在戰爭和戰鬥，是多數的人參與的；但主要的事項，事實上，——至少，大家都這麼地對我們說。——是由將帥幹的。所以他們，是作爲它底行爲者而通過的。我們如其把歷史底進行，解釋爲各個的人所行的種種的行爲底一系列；那末，對於歷史爲什麼這麼地進行而不取別種形式的底原因，當然無可爭論了。這基於指導者底個人的性質。有時在他們底意志中，——他們，因爲是期望這種的行爲的，所以去籌劃、去實行這種的行爲。——有時在他們一般的天稟中，在那熟練或不熟練中。熟練的人，成功了，不熟練的人，是失敗了。

這是事實上，現今盛行着，而且現在我們都由這在被教育着的，關於歷史的見解。有名的歷史家托拉伊契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 1834-1896），把這見解，簡約在『人類創造歷史』（Manner m-c-

hen die Geschichte) 這短短的適切的句子中。當然，在這場合，對於『人類』(Manner) 這字是不能照文字那麼解釋的；因為女子，如奧大利女帝台萊薩 (Maria Theresia 1515-1582) 和俄國底加薩林 (Catherine 1729-1796) 等，也有有力地參與這個的。

這見解，是把歷史底進行，歸於指導的人物的『偉人』底觀念的；所以大家把這見解叫作精神的史觀 (Ideolog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不論誰，如其仔細地考慮這見解，這不只一點，在許多點上，定然會看到不滿足的地方。第一，這對於歷史底進行所給與的底說明，事實上，並沒怎麼的說明。這裡，試舉一實例。一切的歷史家，都認普魯士皇帝弗利德立希第二 (Frederick II 1712-1788) 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在他底信奉者之間，以為弗利德立希·威廉第三 (Frederich William III)，

是毫無用場的。這麼的兩個皇帝底個人的性質，——至少，是大部分，

——應是對於當時的普魯士歷史底進行的原因。弗利德立希第二，因為

是有爲的人物，所以他對於戰爭對於和平，都成功了；弗利德立希·威廉

第三，因為不是有爲的，所以他大多多的計劃，都失敗了。但我們，何從

而知甲底有爲、乙底非有爲呢？我們由於什麼，對於這麼的事情來下結

論呢？再由於他底成功或不成功呀！弗利德立希第二，因為是成功了

的，所以我們把他叫作有爲的人物；他底後繼者，正相反。於是歸結

點，是我們常常用別的事情來「說明」這事情；或者，這實不是怎麼的說

明，是大家在學問上叫作一個「同語反復」(Tautologie)的東西。這是

同一的事情，用不同的話來講兩次的意思。這恰如我們說：地球，因為

是圓的，所以是一個球。這麼的事，是沒意義的事罷。因為說圓，這

不是地球底球形底原因，實是和這同意義的東西。我們說地球是圓的，

說這是一個球，這歸結，是相同的事，決不能這句話成爲別句話底說明。

——弗利德立希第二是一個有爲的人物的文句，和弗利德立希第二是成功了的的文句底關係，也是一樣的。如其弗利德立希第二因爲什麼的理由而失敗了，如其普魯士國家在他底時代滅亡了，那末歷史家，定然將向我們證明這個相同的人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罷。

當然在這場合，須把有爲、非有爲的話，常在相對的的意義上（就是，他比他底對手，較有爲——或較非有爲。）來解釋。把精神的歷史底說明當作極其沒趣的東西，正在於這一點。因爲依據這史觀，歷史底進行，真是永遠基于偶然的事件的。就是，偶然這個人，只是對付那比他更沒才能的對手，所以他成就了自己底目的；如其不是這麼的時候，

情形稍稍不同，國民底運命也將成爲別的樣子了。這史觀中永遠存在着
的謬誤，實是我們先要由成功及不成功，才能對當事者底才能底大小，來
下結論。凡是想得到一個這史觀底能使滿足處底如何缺少的例子的人，
最好閱讀席勒（Schiller 1759-1805）底荷蘭聯邦沒落史。是一個偉大
的詩人、有光輝的文學家，只是由於必要而成爲歷史家的席勒，徹底地證
明了在當事者底這性質上和這才能上，事件，和這在事實上已經發生了的
別的樣式，決不能發生。但我們，在這著作底不論哪一頁上，都不能防
止下面那麼的印象底發生。就是，如其發生了和這不同的結果，那末，
席勒便將從這事件底經過，把當事者底相反的性質作結論的罷；而且從那
正相反的性質上，一樣地，來決定的地證明相反的事件罷。

又第二，關於完成了的事業的報告底錯誤，很不少；而且這事業，常

常被歸諸於和真的創造者全然不同的別的人。這裡有太多的事例，足於說明這麼的事情。從克萊休瑪爾將軍底戰記中，知道在去德法戰爭約四十年後，大家都歸諸於普魯士底一皇子的事業，實並不是由他成就的，是由他底部下底將軍成就的。我們在這裡，並不想穿鑿這主張底正確與否的疑問。但至少，這主張是正確的的可能性，是有的。大家在四十年的長期間，不但以歌讚賞這皇子，而且從他底個人的勇敢、實力及慎重等，斷定他底成功。現在既已明白這皇子絕不是他底事業底完成者；那末用上述的方法，如何能說明這事件！——這麼的事件，極其重要；因為不管這皇子底事是如何的，把一種行動底結果，從外表上來看歸諸於最高的指揮者這件事，事實上已成了通常的習慣；歷史家，當他偶然不知道真的事實關係時，不得不對那由這結果而發生的應有的一切性質，毫不躊躇

地，捏出上面那麼的人物。和這相反的例是：任奧大利北軍底司令長官，蒙一八六六年底敗績的奧大利底步兵大將倍奈狄克底事情。他也在四十五年的長期間，被看作這敗績底責任者，大家都說這敗績是因爲他底無能。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的德意志時論，發表一篇論文，是依據到那時爲止所不知道的材料，全然不同地說明這事情的。這論文，說倍奈狄克底部下底將軍，受了和倍奈狄克有嫌隙的維也納貴族黨底直接的囑托，不絕地擾亂司令長官底命令。我們就是在這場合，那怎樣的說明是正確的疑問，也想任憑它。但果是誰真正成就了這事業的事，是如此不正確而可疑，那末依據『偉人』底性質來說明歷史，這有什麼的價值呀？順便講一句：關於這一點，席勒還給與了可注意的例子。在關於斯巴達底利珂爾古斯（Lykourgos 900 B. C.）底立法的論文中，他極口贊賞利